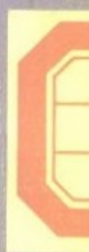


中琉关系史籍丛书

使琉球記

〔清〕李鼎元 著 韦建培 校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琉关系史籍丛书

使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DG

(陕)新登字 008 号

中琉关系史籍丛书

使琉球记

[清]李鼎元 著

韦建培 校点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富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83 千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5613-0423-4

K·37 定价: 3.50 元

前言

李鼎元所撰使琉球记，系作者于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年）充册封琉球副使出使琉球的记录。

琉球向我国朝贡始自明初。据明史载，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期泰等随载入朝，贡方物。由此时起，明清两代，琉球王一直向我国朝贡，我国朝廷亦多如例派遣使臣前往册封。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清史稿琉球传）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历届使臣夏往冬还，度过琉球半年海岛生活，体察其政风民情，气候物产，写下了不少出使记录，成为研究琉球史地及其同我国关系的珍贵资料。明代的如嘉靖十一年（依明

史，李氏书记为嘉靖七年）册封正使、给事中陈侃所撰使琉球录一卷，万历四年册封副使、行人谢杰所撰使琉球录六卷，万历三十三年（派命在二十九年，成行在三十三年）册封正使、给事中夏子阳所撰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代的如康熙二年册封正使、兵科给事中张学礼所撰使琉球记一卷，康熙二十一年册封正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所撰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乾隆二十一年册封副使、翰林院编修周煌所撰琉球国志略十六卷，嘉庆五年册封副使、内阁中书李鼎元所撰使琉球记六卷，嘉庆十二年册封正使齐鲲与副使费锡章所撰琉球国志略五卷，赵新所撰琉球国志略二卷。清末的使日官员又续有一些关于琉球的撰著。这样，在我国晚近的古籍中，就有不少的关于琉球的撰述留传下来。

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是一部出使日记，记嘉庆五年这次册封出使的前前后后至为详备。由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八日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世孙尚温表请袭封写起，接着是朝廷遴选使臣，作者为副使同正使承命受诏，又询访前辈，习礼备装等

等。往后则自出都登程起，一路驿程，扬帆出海，以至完旨回闕止，均逐日叙录。正如法式善的叙中所说：「和叔先生使琉球归，以所纂日记俾余校订，于是叹和叔为能不负其职与志也。……于凡岁时、山川、习俗之详，莫不有所根据。事以日系，言以人稽。」这部使琉球记，是清朝嘉庆五年这一次册封琉球的仅有的、最完备的实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次册封的全部详细过程。从这一点讲，它是超乎清实录与清史稿的。

本书记载此次册封的实况，反映了十八世纪后半叶我国朝廷同琉球的关系。此次册封距前次册封——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册封中山王尚穆，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这期间，尚穆遣例入贡，派遣官生入监（国子监）读书，我国朝廷亦如例赐恤，接纳琉球入监生等。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尚穆薨，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世孙尚温遣使入贡，表请袭封。我国朝廷亦异常看重对琉球的册封，当即遣使前往。封使虽选六品，为此任却特赐正一品麒麟服。出都门，软舆仪仗，

百官餞送。琉球派来接封使臣，迎接封使过海。琉球称封使为天使。天使一到，琉球当即举行隆重的迎诏仪式，恭迎诏敕和天使。随后举行更为隆重的册封仪式。琉王又亲至天使馆拜谢天使。封使居琉半载，琉王如例于朔望等日遣官请安。礼数周详，馈食有加。封使自身亦必恭谨敬事，以积忠信。书中讲到球人戴网巾的故事，谓「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话柄，可不慎欤！」又屡次讲到严飭从者、捐除七宴、赐却赆金等等，除了奢侈成分之外，也多少反映了此次册使「廉于取而勤于学，严以持己，和以接物」（法式善语）的风范和操守。所以，这次出使大概算是「衔命而去，成礼而还」了。这些都说明了，自明初起四百餘年来，琉球同我国始终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关系。

琉球的朝贡，我国朝廷的册封，实际也具有贸易的性质。朝贡也类似贸易，琉球按期进献方物，我国朝廷赐恤相应的物品，册封船即带例货。李氏书中述及船户带货事：「历来册使至琉球，不能按十月风信回者，俱由货多且贵。琉球穷国，

尽买则财不足，不买则又恐得罪。百计设措，耽延时日。今货虽准带，贵货宜禁。」
「船户以所带货单进视，其单内如肉桂、黄连、麝香等药皆贵，尽裁去。东海所需，药材为最，而尤以大黄、大枫子、茶叶、儿茶为要药，补品不甚需。」这反映了双方的贸易状况。

书中涉及琉球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书中讲到诸岛的管理：「择本岛能中山语者，给黄帽，为首长。岁遣亲云上监抚之，名奉行官，主其赋讼。各赋其土之宜以贡于王。」讲到行政区划的「间切」：「间切者，外府之谓。首里、泊、久米、那霸四府为王畿，故不设，此外皆设。职在亲民，察其村之利弊而报于亲云上。」间切略如中国知府：「中山属府十四，间切十。山南省属府十二，山北省属府九，间切如其府数。」而中山见国辨异则称李氏所记此点有误，兹可作参照研究。又如书中说：「余于中山南山游历几遍，大村不及二里，而即谓之国，未免夸大。」大概所谓之「国」亦即是村。又如所记琉官杨文凤云「世禄之家皆赐姓。士庶率以

田地为姓，更无名，其后裔则云「某氏之子孙几男」，所谓田名私姓也」。此亦可仅备一说。中山见闻辨异亦称此为以讹传讹。书中记到刑罚：「惟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重罪徒，轻罪罚日中晒之，计罪而定其日。国中数年无斩犯，间有犯斩者，又牵引刀自剖腹死。故国俗几于刑措。」

涉及经济生活的内容很多。「稻常早熟。种以十一月，收以五六月。薯则四时皆种，三熟为丰，四熟则为大丰。稻田少，薯田多。国人以薯为命，米则王官始得食。亦有麦豆，所产不多。薯一名地瓜，沿闽人土语。」水产丰饶。鱼类名目繁多，书中还有观渔的生动描述。又讲无犬，未见有鹅鸭，以为鸟兽之属不产于海。记有马齿人食铁树根法：「先取根三煮而三浴之，去毒，尽碓为末，杂石粉以为饼。」也有关于集市和以物易物的记载：「墟方集，因步行集中。观所市物，薯为多，亦有鱼盐酒菜。陶木器、蕉芒土布粗恶，无足观者。国无肆店，率业于其家。问长史，何以市未见钱。对曰：「市货以有易无，率不用银钱。」余闻国中率用日本宽

永钱，此来亦未见。昨香厓携示串钱，环如鹅眼，无轮廓，贯以绳。积长三寸许，连四贯而舍之，封以纸，上有铃记。语余曰：「此球人新制钱，每封当大钱十封，舟回日即毁之。盖圈中钱少，宽永钱铜质又美，恐中国人买去，故收藏之，特制以钱应用。市中无钱以此。」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对了解十八世纪琉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用处的。

琉球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这在书中反映很多。琉人屡次提到明初由闽派去的三十六姓的教化之功。琉球士人习的是汉文，用的是汉字。派到我国的入监生回去都担任各种官职。王宫的案头可以看到老坑端硯，墨上印着「永乐四年」字样，为明代的受赐物，视作传国之宝。程顺则后裔收藏的朱熹墨迹十四字，即贵为天使，亦「借观不得」，尚须亲至其家，才得一观，见其「犹宝之」之甚。作者于收拾行装准备回程时写到出使的备装：「惟从客善书者不可少。球人重书，请者甚众，两手不能给也。」也是说琉球人对中国书法有相当普遍的喜爱。

至于作者积数月之劳，由球人杨文凤及首里四公子协助所辑之球雅，后来的命运不知若何。由本书所述，想见其定是有裨于能通译之用的。

书中还有不少关于琉球的岁时庆忌、山川习俗的记载，均可藉以了解当时的琉球社会。

封舟的大小也写得很清：「舟长七丈，首尾虚艖三丈，深一丈三尺，宽二丈三尺。较历来封舟几小一半。」也记有来去琉球的航线、航程及航海技术等。可以说明我国当时的航海水平。

国内驿程自直隶经山东、江浙到福建这一段，为他书所不载，李氏书中的这一段还是很有特色的。北方陆行，晓行夜宿，驿马转送，山间滑石路还须肩舆，南方舟楫，昼夜兼程，顺流而下。沿途风光，壮丽山河，书中有记有颂，又顺带述及有关的史事人物。也记述了一些地方官吏的政绩及民间的生活状况。比如讲到粮船过江南时，记苏州属元和县与吴县正米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一石六升五合九勺，

船四十只。书中的这一部分，是当时人所亲历目睹的十八世纪后期我国东部这一带地方交通状况与民情风物的纪实，应当说是很可珍贵的资料。在这部分中，作者还借机抒发其为吏之道，谓「窃惟察吏之法，不在察察为明，亦不在毛举细事。大吏果廉而有为，属吏廉能者举之，贪酷者去之，人心勉为良吏，自能调剂得宜。」这可能是作者肺腑之言，可谓是切中要害的，亦堪为后人效法。

李鼎元的这部使琉球记，使用了他的历届前任的撰著。由此，书中不乏因袭的痕迹，有些内容大同小异。但李氏书记述了他的一些实地考察，补充了一些内容，订正了前使的一些错误。记出使经过也较前使为详，甚至一些繁文缛节，三跪九叩首之类亦略无阙遗。本书行文洒脱流畅，也有不少栩栩如生的描绘。所以读这样的游记是饶有兴味的。我们一边跟着作者游历，一边在游历中开扩眼界，增广见识。当然书中所记不一定都正确无误，如中山见闻辨异即指出其中不实或可存疑者有十餘处之多（自然也不定后者尽是）。所以我们应当把它同其它有关

的撰著拿來比照研究。

本書最早的刊本為嘉慶七年師竹齋刻本，為六卷。可見作者是于使歸復命後第三年就寫就付梓了。師竹齋本刊刻精細，字迹清晰。後于同治五年四川羅江縣又依師竹齋版影刻重印。光緒間又收入申報館叢書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兩種叢書。申報館叢書本系依師竹齋本鉛活版排印，仍為六卷，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系刪節本，改為一卷，亦為鉛活字版。後三種本子皆有少數字詞的勘改。此次點校以嘉慶師竹齋本為底本，對校以後三種本子。書中涉及之典籍頗多，亦就點校者之所能予以校對。

作者李鼎元，四川綿竹羅江人。沒有留下碑傳文資料，生卒年不詳。清史稿及清實錄于叙及此次冊封時提及其名。明清進士題名碑彙中列其名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一名」。清代七百名人傳一書中有其堂兄李調元傳，其中提到李鼎元：「李調元从弟鼎元、驥元，俱有詩名，時稱綿州三李。」惟縣志所載

较为详细。由于绵州 [绵阳] 与罗江建置于清时数度变迁，李鼎元及其李氏家族于两县县志中均有记载。罗江县志载称：「李鼎元字和叔，号墨庄。乾隆戊戌进士，授检讨、兵部车驾主事、马馆监督。生而颖异，好读书，淹贯经史，旁通诸子百家，尤工诗、古文。己未由中书奉旨册封琉球副使，钦赐正一品麒麟服。所著有使琉球记、师竹斋文集等书行于世。」绵阳县志所载也可用以补充：「天姿英敏，博览群书，诗近苏、黄，书法挺劲，襟怀洒落，素尚风节。以忤时相，大考置下等。」清史列传 李调元传中附有李鼎元传。这些记载，可以同本书中有关内容相互印证。师竹斋即李鼎元的室号，所述师竹斋文集未能查出。「以忤时相」语亦未能寻出线索。

作者的晚境似乎也是惨淡的。罗江县志的李本元传（作者之三弟）中有一些关于李鼎元的材料：「香如公（作者之父）仙游，李本元偕墨庄、鳧塘扶柩回四川。服闕入都，适值琉球遣使请封，墨庄公奉命出使琉球，……越数年，母孟宜人

逝，鬼塘公元配何安人亦逝，又偕墨庄公扶孟宜人并鬼塘何安人柩归蜀。服阙，墨庄入京，公理家务。后墨庄公假游两淮，得枕骨疾不治，卒于盐运使司四川遂宁举人廖署中。公念切同胞，亟于迎柩。奈家拮据，资斧无措，将祖所留薄业典银若干，同子朝坊搬柩回四川，安葬祖茔。来去数千里，险阻备尝。由此视官途为畏境，久不作出山想。忽于嘉庆二十四年屡催捷取。不得已，北上。道光二年选授黔省都匀府清平县。据此可知，李鼎元是死于假游途中，家境拮据，子弟们迎柩尚需典业。这里没有说死于哪一年，但由此却可肯定是在嘉庆二十四年以前好几年了。因为这里讲到李本元是看到长兄仕途坎坷，身后凄凉，才「视官途为畏境，久不作出山想」。既是「久」，就不会离嘉庆二十四年李本元北上时间太近。另外我们又知道，李鼎元于嘉庆十四年曾重校刊印李调元所辑函海丛书。这样，我们大致可以说，李鼎元是死于嘉庆十四年之后、二十四年之前这几年间。

李鼎元书中屡次提及家人，因依县志于此略作说明。曾祖李攀，旺曾「避张献

忠之乱于石泉」，可见明、清之际李家即为当地大户无疑。李攀旺后曾任浙江餘姚县知县。父輩三兄弟，大伯李化楠为乾隆七年进士，官至直隶顺天府北路同知。同輩中，除作者外，堂兄李调元为乾隆十八年进士，官至直隶通永道，博学多识，著述颇富；二弟李骥元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授编修，官左中允；三弟李本元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所以，乾隆间，罗江李家两代就四举进士，一中举人。时人誉之曰：「李氏科名林立，为左绵之冠」，「为罗江破天荒」。甚且编为童谣道：「水淹姚家林，罗江出翰林。」但诸人都未见高迁，李调元「以劾永平知府为所讦罢官，遣发伊犁」；李骥元早逝。子孙輩只一人中举。李调元的万卷藏书楼亦毁于火。三弟李本元于黔省「历任数年，兴利除害……家计并不暇及」，政绩可能还是不错的。此后李家就不为人所注目了。

韦 建 培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一)
杨芳灿序	(一)
法式善序	(四)
使琉球记卷一	(六)
使琉球记卷二	(三五)
使琉球记卷三	(六六)
使琉球记卷四	(九九)
使琉球记卷五	(一二六)
使琉球记卷六	(一五六)